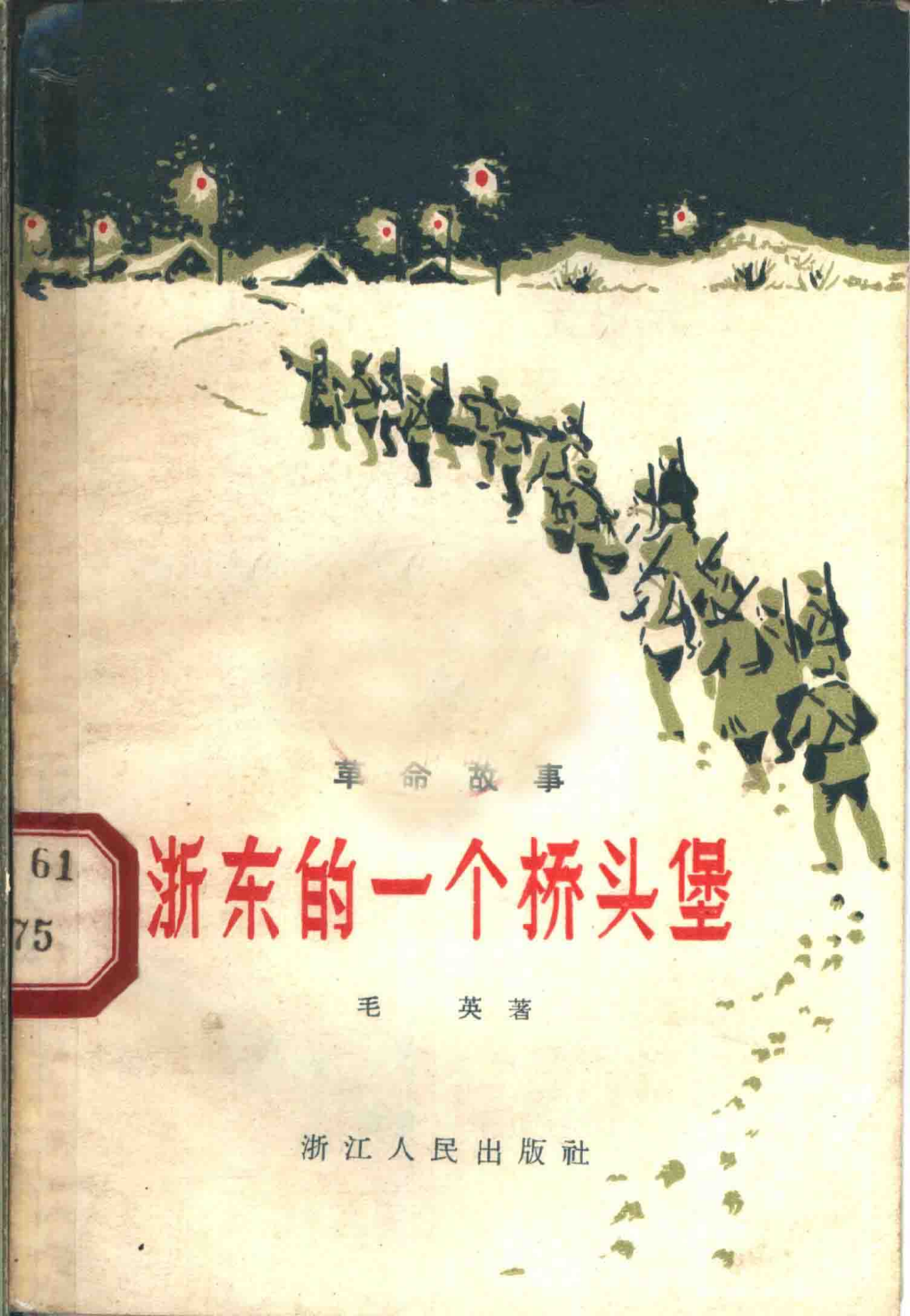




革 命 故 事

61
75

浙东的一个桥头堡

毛 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 命 故 鄉

浙东的一个桥头堡

毛 英 著

冒怀苏插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用日記的形式較系統地敘述了黨領導的第八大隊怎樣在浙江義烏一帶進行抗日活動的經過，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和游擊隊員的英勇鬥爭精神，同時也反映了黨領導的游擊隊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係。

浙東的一個橋頭堡

毛 英 著

周懷蘇插圖、設計封面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號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1 號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浙江省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1/16 字數 65,000

1958 年 1 月 第 一 版

1961 年 11 月 第七次印刷

印數：55,093—65,092

統一書號：110103·141

定 價：(5) 角九分

出版者的話

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在那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在戰場上、在地下工作鬥爭中、在敵人的監獄里、法庭上、在劊子手的屠刀下，不屈不撓、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和熱愛人民、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過去，現在，將來，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為此，我們決定編輯、出版這套“革命故事”叢書。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

編輯、出版革命回憶錄，有着重大的意義，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但是，收集、整理、編輯、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事跡，單靠出版社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行的。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提供線索，多多寫稿，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

寫在前面

我的手头还保存着几本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記。这些日記，没有一个象样的本子；有的是用几張毛边紙訂起来的；有的是截了小学生的課本黏起来的；有的是用老百姓用过的賬本反摺起来的。

翻开这些日記来看，真是有趣。用毛筆寫的还能看清；用妇女們染鷄蛋、染絲綫的顏色水寫的，只留下紅紅綠綠的痕跡了；用鉛筆寫的，如用唾沫蘸过的，还能辨認，若是粗心大意寫上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这些日記，只是个人的一些見聞和感想，时續时断，有長有短。現在看起来，还稍能反映出浙东游击縱隊金蕭支隊第八大隊的一个側面，我就略加整理，变成了如下的样子。

1943年5月9日 于义烏吳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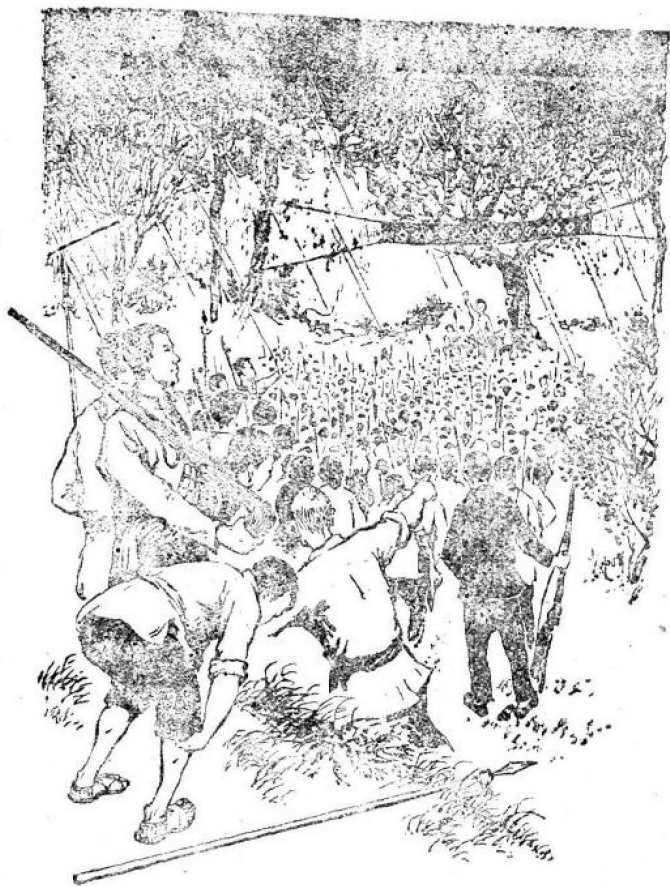
听老同志說，今天要在吳店开一个群众大会，紀念“紅五月”。在敌后开会不便当，“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卅”惨案紀念等許多节日，都要合并起来紀念。这种开法，我是第一次遇到。

为了开这个大会，政工隊里很忙。有的排戲搞节目，有的到四鄉去动員群众。我是新来根据地，隊長叫我去搭台、貼标語。

刚到义烏的那天，不少人就劝我去吳店逛逛。女同志吳文桂告訴我：“吳店是义烏的‘紅都’。”今天，机会来了，順便去欣賞一下“紅都”的风光和景色，倒也是件乐事。

吳店向东十五里是义亭，那是鬼子在浙贛綫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据点，向南也有敌人的据点，向西距敌人的据点更近。这使我怀疑，“紅都”在林立的据点中立得住脚嗎？怎么揀这样的一塊地方来开紀念会呢？正想着，一隊游击隊員从我的身边开过去了。我暗暗一数才三十多个人。老同志告訴我：这些人是去監視义亭的敌人的。“这样行嗎？”我不大相信。

台是搭好了，雨却越下越大。我奇怪，为什么开会的人总是越聚越多，他們沒有一個人抬头看一看天，也沒有說一句咒罵老天爺的話。雨下得这样大，每个人都淋透了，我還沒見到有人撐雨傘，最多只是戴一頂笠帽。等到大会开始的时候，台下的人已站了一二万。每个排头里都豎着一面旗，農会的旗帜最顯眼。妇女和小孩的手上擎着紙旗，有直条的，有三角的。男人們的肩膀上都背着長矛、标槍、更多的是鳥槍，还有一些武器我也叫不出名字来，反正是槍刀林立，威风凜凜。



我光顧着看入頭，也記不清首長們、代表們說些什麼了。开好會，遠處突然響起了“砲聲”。我的心里一顫，露出受驚的樣子，吳文桂拉了我一把，說：“這是放銃，”

遊行就這樣開始了。

遊行的隊伍剛一展開，四外响起了歌声，听一听都是一样的歌詞。唱的是：

這彪人馬哪里來？
來自陝甘寧；
威風凜凜是那个？
朱德、毛澤東……。

“抗日救國”、“抗日不分男女老少”等口号响徹云霄。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國人民全面抗日，全民抗日的熱情。

1943年5月29日

經過近一個月的活動和工作，我對義西根據地的情況，漸漸地有些了解了。

拿根據地的武裝力量來說，從前，我以為這一共有八個大隊，也許有幾千人罷。事實上却只有一個大隊。那麼，為什麼又叫“第八大隊”呢？這是國民黨給我們的番號。據說，用這個番號是有好處的，一來可以拿它和國民黨政府、部隊周旋，讓他們無法說我們是“異己”；二來有了這塊招牌，免得使自己的面目太紅了。听老同志說，我們這支武裝是不容易立腳的，這裡周圍都是敵人，向西走幾十里路，就是國民黨的大後方。我們的主力三五支隊又遠在四明山區。這裡實在有些象浙東抗日根據地的一個紅色的橋頭堡。

八大隊的實力，並不很充足。總共只有三百多個人，四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大隊部嫌重機槍目標太大，笨重，三天倒有兩天是打埋伏的。只是在形勢好的時候，才抬出來擺個樣子。行起軍來，還得有兩個人各抬着一把水壺跟着它，據說，它是漢陽造的水機關，打起來得往槍管上澆水，要不，就會炸了。

說也奇怪，周圍的人說起八大隊來，總愛把大拇指一翹，表

示我們的力量是天下無敵的。他們似乎從來也不去考慮我軍力量大小的問題。我嘴里不說，心里總嫌自己的隊伍太小了一點。

除了武裝力量以外，我還關心根據地的“版圖”。前天，我問吳文桂同志道：

“我們的根據地有多大呀？”

她笑了笑說：“大小沒有個規定，游擊隊能去的地方都是我們的。”她看我不懂，又解釋了一遍。

原來，東到鐵路綫，南到金華地面，西到浦江，全是我們活動的地盤。要說“八大隊”的老窩，那就是義烏西鄉。我心里又感到根據地似乎太小了。有人說：“這就是一槍打得通的根據地。”

尽管我對根據地的大小，游擊隊的力量，有些懷疑；但是根據地的一些情景，不由得我不吃驚，不由得我不信服。

這幾天，我常常和吳文桂同志一道到義西的三個大鎮上去作宣傳工作。吳店是逢三、六、九做市，上溪是逢二、五、八、十做市，傅村是逢一、四、七做市，三個鎮從北到南，連成一綫，不多不少，都只隔着五里路。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我從來也沒有趕過這樣熱鬧的市集。每逢市日，人山人海，街上擠滿了人，山坡上，沙灘上也都擁着黑壓壓的人群。義烏的紅糖，更是遠近聞名。一副籬担一個主，有收的，有賣的。每個籬筐里都擱着一個光彩奪目的大蚌壳，那是舀糖用的。細如黃沙的叫砂糖，細粒如泥的叫黃糖，還有大泥塊般的糖，粘膩膩發潮的糖。一樣樣的糖，明碼標價，真是熱鬧。

來自山岙里的小孩、婦女，有的挑着一担柴草，有的提一筐鷄蛋，有的拎一只鵝。賣掉了，就都擠到布攤上和貨郎担上去了。

茶館、飯鋪更是熱鬧，老人們坐在油光閃亮的茶桌邊，捋着鬍子，品着茶味，天南地北地扯個不完。

这样熱鬧的市面，从太陽升起一直要到夕陽西下。

有一次 我和吳文桂作好宣傳工作回來，順便到一個涼亭里去歇腳。誰知涼亭兩边的石凳上早已坐滿了人，一个个都談論得很起勁。我早就覺得奇怪了，天天有市，那來这么多趕集的人。一打听，原來那些人不是全義烏西鄉的，有的是从義烏南鄉佛堂來的，有的是从金華鞋塘來的。他們說，沒有再比義烏西鄉的地面更太平的了。他們听說吳文桂是本地人，都說她的福氣好。听他們的口气，好象西鄉變成天堂了。

一路上，我沒有看到一坵荒田，在和煦的陽光下面，一眼看去，到处是穿戴着白布衫、藍褂子、白头巾、白草帽下地的人，金黃的麥子在微風中，擺动着壯實的麥穗，向行人點頭。

我确实感到根据地的可愛了。当你在稻桶上、水車上、門板上、涼亭的牆壁上、猪欄上看到了那些“五谷丰登”、“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六畜兴旺”之类的字句时，你再也不会覺得这是不合眼的了。

1943年5月31日 于肖皇塘

肖皇塘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稀稀落落的几間茅屋，一座座都建造在火燒屋基上；有几处还留着黑黑的一堆瓦礫，瓦礫中間長着一叢叢的野草。

游擊隊对肖皇塘特別有感情。吳文桂同志进村时碰到了一个大嫂，忙上前招呼：

“阿富娘，我們回娘家來了。”

肖皇塘为什么是游擊隊的娘家呢，吳文桂給我講了一段來由：去年夏天，八大隊成立不久，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的，一共打死了三个鬼子。日本鬼子恨極了，使出卑鄙殘暴的手段，放火燒掉了整个村子。因此，游擊隊員都把肖皇塘看成是自己的娘家了。

吳文桂又向我介紹了第八大隊將近一年來的鬥爭、成長過程。她指着村前村後的崇山峻嶺對我說：

“自從日本鬼子佔了義烏城以後，義烏西鄉出現了十七八個‘司令’，一個人一支槍也自封為‘司令’，湊上三五个流氓土匪，就自稱為什麼‘支隊’，當然也有人數較多的大隊伍，表面上是抗日的，實際上却是無惡不作，專門殘害人民的。那時，第八大隊也不過一二十個人，几支槍。要在這樣的環境中樹立起抗日的旗幟，多么不容易呀。首戰肖皇塘，第八大隊就給西區人民帶來了希望。以後，八大隊就開始消滅那些土匪武裝。西區的局面也漸漸穩定了。”

“創立根據地的人都在嗎？”我問。

“有的還在，有的已經犧牲了。”

接着，她把許多人的名字一個個地報給我聽；誰還活着，現在那里；誰已經犧牲了，是在什麼地方犧牲的。我心里暗暗思量了一下，似乎義西區的每一個村子都流着烈士們的鮮血。

1943年6月1日 于市口陳

吃罷晚飯，大家就唱着、跳着，出發去工作了。出村時，我們是一齊走的。不一會，十几個人就三三兩兩地分散了。有的走田塍路，有的沿着河，有的走大路，朝着自己的目的地走去。這時，東邊大路上的几个同志唱起歌來了，其余的立即和了上去。

“月亮！”吳文桂指着滾圓的，白玉般的，剛剛升起的一輪明月說。

就在這個時刻，有一位女同志，用她清亮而又圓潤的嗓子唱道：

“月光光，照池塘……”

我趕上一步問道：“文桂，你會嗎？”

“我不會，快走罷，”她搖了一下頭，半真半假地說。

全隊只有吳文桂是一個道道地地的鄉下人。論文化，她沒進過中學。她不爱修飾，一天到晚，总是穿着一件青灰的布衫，梳頭是叉開五個指頭朝后抓几下的。白天，她不是穿草鞋就是赤腳，更沒看到她穿過一双襪子。到了晚上，才去池塘邊洗一洗腳，洗好了腳，也不用腳布揩干淨，抬起腳踢騰几下子，就伸到鞋子里去了。這些，我都不大看得慣。

可是，她却得到了我的尊敬。隊里面淘米、砍柴、煮飯就數她干得多。筷子上蘸几粒鹽巴，她就可以吃下飯去。她还有一个特点：無論到了那里，不出一个鐘頭就和房東相處得親親熱熱了。

今晚，我們全隊每兩個人為一組，伸到鐵路綫附近去宣傳二五減租的事。我和吳文桂同一組。这一行，她是師傅，我是徒弟。隊長交給我的任務，就是跟着她去走走，熟悉熟悉人頭和地面。

到了目的地，她對我說：

“这里的群众条件是很好的。如有什么事情，你對我說，不要隨便開口。”

這話，象是十七八歲的姑娘說的嗎？

我們一走進村子，剛巧對面弄堂里有一個人正在咳嗽。她就奔着迎了上去。

“小虎哥。”

對面那個人馬上應了過來：“文桂同志！”

听听她对这兒的人頭、地面是多么的熟悉啊！

原來，這個叫小虎的人是農會的會員，他正挨家挨戶的在叫人開會。他倆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陣。她就回頭來招呼我。我們逕直地走進了一座祠堂。祠堂的正廳上放着張枱子，桌子上點着一盞青油燈，男男女女見了她，都欠起身喊着她的名字。對於我這個陌生人，有些人點了點頭，有的招呼我坐下。



我一坐下来，就觉得有些尷尬。但她已經鑽到人群当中去了，双腿一曲，向地下一坐，一下子拉着兩個大嫂子的手，唧唧噥噥地說个不停，就象回到了家里似的。我也只好滿臉堆笑地混到老乡們当中去了，开头还有几句话好說，如“吃过飯沒有？”“田里的生活忙不忙？”兩三句話以后，我們都閉口无言了。不知說什么好？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一个場面。

好容易挨到开会。农会主席講了講开会的内容后，就由吳文桂具体講解二五減租的政策。她說的都是土話，除了几个新名詞以外，我根本没听懂。群众的神情就跟我一样了，有时点头，有时微笑，有时張着嘴，有时眼珠滴溜溜的轉。看样子一定听得挺入神。

討論开始时，那个叫小虎的青年人来了一次。他向农会主席和文桂咬了咬耳朵。說完，又提着紅纓槍出去了。我驚不住，触触她的肘子，問道：“他說什么？”她没有回过臉来，仍是認真地听着別人的发言。只是随便地扯了一角紙，写了几笔，朝我眼

前一送。那上面寫着“鐵路沿綫無情況”七個字。

群众的意見有兩条。一条是：嫌二五減租不过癮，減的太少了。一条是：有顧慮，怕地主不肯減，弄得不好把田收了回去，怎么办；还有是几个干部反映的，听說有少数人听了汉奸的謠言，怕減了租以后，日本佬和汪伪軍要抓人。

農会主席站起来解釋了一番，以后就請我和文桂同志講話，我赶忙擺手。他却湊过身子来問我：“你給大家講一点。”我只感到全身一顫，吓出了一身汗，客气話也忘了說了。憑良心說，我不懂。

灯光下，只見她的头往后一仰，牙齒咬着嘴唇，扫視了一下会場，說道：

“二五減租是剛好；減得太狠了，要影响地主、士紳抗日的積極性，不減也不行，粮食是農民种的。本来田里割起来的稻子，一粒也不能給地主，不过，現在是團結抗日要緊。”

她又說：“西区的老百姓，村村都減，大家齐心，就不怕日本鬼子、汉奸来抓人；再說，我們手里拿着土槍、土砲干啥用的！？”

回来时，農会里借了我們一盞灯籠，本来还要派人送我們，被她謝絕了。一路上，我們一前一后地走着，这时，我已無心欣賞这月夜的景色了。

1943年6月8日

游击隊会唱的歌，*西区的兒童、妇女、老年人也会唱了。政工隊成为“販”歌的場所。有的小学教师从几十里路外赶到政工隊来学歌子。

隊里沒有人会作曲，起先是唱一些老得沒牙的歌子。以后，我們就常常在一些旧曲子下面，填上几句新詞，翻过来，唱过去，总是那么几个調头，大家都覺得膩了。再加上，游击隊和老

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喜欢应时应节的唱新歌。比如說“太行山之歌”，头一句是“紅日照遍了东方”。这个歌，大夥兒都愛在早晨唱；行軍爬山的时候，又專愛唱“我們站在父子嶺上”；打了勝仗了，非唱一曲“勝利了，哈哈”不行；走在街上，挺着胸膛，迈着正步，又愛唱“新四軍軍歌”；栽秧种田的日子，“二月里来”就格外的吃香。

目前，早稻就要收割，我們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交公粮，这也得有个歌配合配合才好。于是，全隊就分成兩組，一組是默寫出曲子来，各个人都把他从小到大能唱的歌子唱上一遍，从这当中挑几个好曲子。另外一組是編詞。我是在編詞的这个組里，大家又公推我執筆。十来个人，嘍嘍喳喳，敲头皮的敲头皮，托腮的托腮，閉目靜思的靠在樹根上想得出神，搞了半天，还没有肯定一句。正着急，大隊部的書記来了。他的手上揚着几張紙，連蹦帶跳地喊道：

“老大哥給你們送彈藥来了。”

我們圍上去一看，原来是几張浙东游击縱隊政治部出版的“战斗报”。那上面有几首歌；剛巧有一首叫作“送公粮”的歌子。那情形真好比天上掉下了一颗星星，一下子人們乐得差一点把地皮都震破了。

我們全隊的人立刻練習起那只新歌来，性子急的，馬上要唱詞。一唱詞，同志們又都感到有些美中不足了。原来，这歌子是从苏北解放区傳过来的。那里送公粮是用小車子推的。歌里开头就是：

“小車子，轆轤响，

老百姓送公粮……。”

第一句的六个字要更动，隊長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費了好大的勁，我拟了一句：“扁担弯、谷满筐，老百姓送公粮……。”同志們認為还可以。

傍晚，这首来自苏北的歌子，就在义烏西区的原野上响起来了，小孩子唱，姑娘唱，老人也唱。熄灯的时候，隊長对我们說：

“歌子也是傳播革命的播种机呢！”

我們都美滋滋地笑了。

1943年6月20日 于金華丁村

大隊部准备向敌占区挺进。

出發前，大隊部下了一道命令：要政工隊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主要是女同志）跟大隊部走，一部分下到各个中隊去。我被分派往第一中隊，中隊指導員倪公燮，高高的个子，瘦得怕人。他原来也是政工隊的。因为他瘦，肩骨聳起，大夥兒給他取了个綽号，叫作“西裝架子”。不論在当面或背后喊他的綽号，他都不見气。平常談論起来，女同志都說有点怕他，說他太嚴肅。我的感覺却不一样。他在碰見我的时候，老是摸摸我的頭皮說：

“小鬼，干革命快活嗎？”

今天，当他知道我是到他中隊去帮助工作时，他要我馬上去教歌，并且指定了要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战士们对政工隊的人总是欢迎的，因为政工隊的人会唱会跳。他們老远就招呼我了。

大家一听，教的歌子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当即表示太老了不高兴。我正下不了台，倪指導員走过来了，他操着滿口的义烏話說：

“唱这只歌，不是为了高兴高兴，唱了是要做的，你們都做到了，你們知道，今天到什么地方去？”

前前后后由我領唱了兩三遍，大家就唱得很齐了。以后，就由我打着拍子，全中隊的人一齐唱。歌声是这样的响亮，整齐。

新同志不習慣看拍子，他們坐在軟綿綿的背包上，攢着槍，喜歡閉起眼睛來唱。有幾次，多數人看到我的雙手用力一收，立即把歌聲止住了。可是他們呢，還是一個勁地唱下去，逗得全場哄笑起來。

行軍的前半段，隊伍里边有說有笑的。倪指導員讓我夾在戰士當中談談。

走着，走着，有兩個同志頂起嘴來了。听口音一個是義烏的，一個是金華的。那個義烏人說：

“今後八大隊要給金華人打天下去了。”

那個金華人不服氣地說：“以前，我們金華人專門幫助義烏人鬧革命，現在，兩個地方的人勻着去干一點事，是應當的。”

听這兩個人的口气，金華人的喉嚨大，顯得理直氣壯一些，那個義烏人覺得有點吃虧似的。我听了覺得好笑。正想插一句嘴，那個義烏人回過頭來了，伸出一個指頭，在自己面孔上括了几下，說：

“你說話不怕倒霉，以前你是怎樣說的？今天，部隊要到金華去了，說得這樣好听！”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你是犯了鄉土觀念的毛病啦。不相信，你叫政工隊的同志評一評看！”

那個金華籍戰士回過頭來，要我發表意見。照他的想法，十拿九穩，我是會幫他說話的。

“是的，抗日是不分東西南北的。”我說。

“這話不對！”那個義烏人又回過頭來了，這回，他是有意對着我說的，“你們想想，全國要都象我們義烏一樣，成立起一支游擊隊，早就可以把日本佬趕到大海里去了。”

這時幸亏前面傳下口令來：“不准講話！”要不，我也很難說出個道理來。